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皇朝經世文新編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皇極經世文  
新編

逸五氏觀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八輯

## 目錄

皇朝經世文新編	麥仲華編
水流雲在館奏議·詩鈔	宋晉著
不自謙齋漫存	徐庶陞著
鷗堂日記	周星譽著
瑋牘偶存	李金鋪著
馬相伯(良)先生文集·續編·新編	方豪編
會澤筆記	唐繼堯著
會澤四秩榮慶錄	佚名編
錢文端公(陳羣)年譜(補卷中)	錢儀吉編
劉武愼公(長佑)年譜(補卷三)	鄧輔綸編

教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新舊者向古今盛衰興滅之大原也是故衣服不新則垢器械不新則廢車服不新則敝飲食不新則餒傷生血氣不新則穢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呼吸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新相知之樂也新婚姻之佳兒婦也新沐浴之舒身體也及夫追懷故舊則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厭故者也矧子撫有廣土眾民而為天子將以煥耀大業乎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先與民變革而立權度量考文章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變儀牲其大經也豈聖人好為更張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開新治者不顯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樂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進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謂新國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夫聖賢之稱古昔先民過于今之所謂守舊之士也遠矣及其論治則曰新民新國豈亦猶夫人之情歟且夫不新之國其君矚以偷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素其事廢其器忘其氣則厥城老溢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姜園街衢園臺沼榭采皆湫隘窳塵沮洳灌莽卑汚迫穢黃楊驚沙遊曠其方則變頽疾首不可終日矣違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整其氣則華郁縝紛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姜園街衢園臺沼榭采皆瑰璋麗飛朱華高曠平夷洞達光燭煜燭襄裏其鄉則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違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則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為國開新者與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強甲于五洲豈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往嘗考之實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創設其實開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製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發若于大地諸國效

之舍舊圖新朝更一製不所夕而全國之舊法盡廢矣不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廢矣無器不廢無智不新至  
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為重生之日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綿二千載涉歷廿  
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負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頂背相望熟視無覩有若可刪也宋注  
革其舊念之汚則則公于是二千載哲群英相感以變更成法為戒無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積弊行尸走肉而  
已以二萬里之大四萬萬之人乃至學無新理工無新製商無新術農無新具任彼開新者之奪吾利權則吾  
土地扼吾生命而守舊之徒且晚曉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國不當效也豈知吾之守舊固為先聖之所深  
惡痛絕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往書稱取斯旨作變法通議以告天下又曰某天下通人宏著有當于新民之  
義者為一編以冀吾 天子大吏有所擇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李君曼宣過海上出其經世文新編相  
示某已讀竟乃喟然歎曰其庶幾吾孔子新民之義哉書分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  
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二十一門中多通達時務之言具于化陋邇而為  
新國有旨哉某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聞教于天下而致為人役又喜參君之書條理精密足以  
開守舊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興也故言為國之新舊關於興滅以序其端戊戌正月敘



皇朝經世文新編總目

通論卷一上

通論卷一中

通論卷一下

君德卷二

官制卷三

法律卷四

學校卷五上

學校卷五下

國用卷六

農政卷七

礦政卷八

工藝卷九

商政卷十上

商政卷十下

幣制卷十一

稅則卷十二

郵運卷十三上

郵運卷十三下

兵政卷十四上

兵政卷十四下

交涉卷十五上

交涉卷十五中

交涉卷十五下

外史卷十六上

外史卷十六中

外史卷十六下

會黨卷十七

民政卷十八上

民政卷十八下

教宗卷十九

學術卷二十上

學術卷二十下

雜纂卷二十一

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上目錄

通論

敬陳管見籌自強之計疏

請飭廷臣直諫疏

時務論

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

慶法自強疏

培養人材疏

原強

闕名

闕名

闕名

薛福成

胡燏棻

陶模

嚴復

朱魚一

皇朝經世文新編卷一上

順德麥仲華受宣輯

通論

敬陳管見善自強之計疏

闕名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少更憂患長從軍旅近則鋒鏑餘生久櫻痼疾自問平生無日不在憂危  
困苦之中目前時局艱難內憂外侮伏於無形我 皇上冲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聖康聽政日理萬幾臣  
受恩深重自愧不能稍分 宵旰之憂耿耿此心如負重夜每當中夜傍徨為國計民生通籌大局誠有亟宜  
自強不容一日稍緩者然如購備船砲廣儲軍火籌餉需似自強矣而非自強之根本也論今日之時勢變  
猶大病之後元氣久虛治表尤須治裏又如樹木欲其枝葉茂盛必先培養根本臣不自揆妄抒愚懇之見熟  
籌自強之策請為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一曰清吏治州縣親民之官最關緊要苟不得人即為地方之  
害卑污貪鄙固當參革尤難庸委廉亦當分別降調再變以後民生多困實由吏治多疏各有候補人員流  
品不一大吏往往假容不知假容於知恥者尚可激勵自新優容於不知恥者適足以養成不肖近來各省風  
氣往往因候補人員擁擠於州縣而實缺缺少從此官常愈壞百姓之受禍愈酷何也官員之署事譬之住  
屋之租賃自家住宅清且破壞急急補治責無旁貸故也若借居暫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  
意糟塌圯屋作新久之輾轉租賃勢必至棟折榱崩而後已今之委署人員大率類是天下百姓具有天良豈  
肯甘心悖逆從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官貪酷逼迫即地方官寬縱顛預此中消息甚微關繫甚大欲求州  
縣之得力全在統率之得人督撫有通省之統率也司道者各府之統率也知府者州縣之統率也從前承平  
之時 朝廷視知府甚重 京察一等人員道應並用凡權任知府者屬吏之賢否黜陟得操其權頗得上下

相維之本意近十餘年來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於司道督撫分位懸殊情事扞格其中貽誤實非淺鮮臣愚以為故辨州縣之賢否必專責成於知府各省知府果能勤慎廉明嚴察屬吏於賢者准密保於不賢者准密參仍由督撫司道詳確考核總以有實據為主不逞私聽不徇情面吏治一清天下何患不治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廣求循吏久於其任勿以委署為調劑之具庶不至視官為傳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此自強之根本一也一曰嚴軍政自古設兵之書以一語賅之曰兵貴練而已 國家養兵數百年司農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粵逆創亂黨之擁厚殊屬奇者所幸弁兵莫不望風披靡此豈兵之真不足恃歟將帥習於安逸官弁習於驕肆兵丁習於怠惰在糧餉老弱充數不但兵不知兵將亦不知兵無怪糜爛半天下也今日之情形則又不然向時所謂驕肆怠惰之言弁兵丁業已化為烏有各省水陸提鎮多由戰功海權各省兵丁亦多另行招募非軍時不知戰陣不習操練者可比自此訓練有方不准沾染習氣自必事半功倍然防微杜漸不可不嚴倘提鎮稍事安逸則官弁即習為驕肆兵丁即習為怠惰天下事挽之甚難敗之甚易居今日而不痛加整頓則天下之兵又成虛器豈不大可惜哉然欲練兵必先足食兵餉原有定例兵米亦有定數近因經費支絀所發兵餉或七或八或不等且有同在一省所發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亦不等至兵米有向在各州縣給領者現亦隨餉或七或八或不等又或每石折銀若干報轉核扣不足以贖一身又安望其專心操練乎臣愚以為各省之兵缺額不補則可結而少發而不可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查明舊額發給滿餉兵米亦照定例發給不准折銀扣食足額兵定之額不汰自去如有撥扣兵餉吸食洋烟者官弁兵丁嚴無赦庶幾軍政日嚴從急可恃此自強之根本二也一曰端士習夫言自強而歸之士習莫說以迂迂濶濶士為四民之首人心風會因之轉移軍與二十餘年卒然則平士難由於士氣固結故也古者教士於庠序學校今日之教官猶兵道忌其名存而責不符矣近時士習既自立名者固不乏人而不顧名義趨若鶩甚至武斷鄉曲挾持官長

考比比皆是州縣容忍調停希其了事而教官不敢過問此就士之無點者言之若夫良儒之需安必守己偶  
有小事與官場交涉地方官痛抑之或辱毆之而教官亦不得過問以至士習不振刁生劣監更得肆行無忌  
此皆教官無權故也或曰教官冷曹閒職無法律以正人心無恩賞以激士氣其隨波逐流委蛇進退亦有無  
可如何之勢不知教官之不足為者由於在上者視為可有可無之官耳誠能顧名思義所謂教諭訓導者  
其義安在昔宋臣胡瑗為湖南寧教授設經義治事兩齋以教從學之士千古稱之彼獨非教官乎誠得訪求  
一二稱職之人樹之風聲予以拔擢天下聞之靡然向風未始非挽回士習之一策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學  
政時時訪察教官之賢否賢者量加保升不賢者即行革職庶幾士林觀感而人心日歸於正風俗日趨於厚  
此自強之根本三也一曰蘇民困民之困不困於 朝廷之法令而困於奉行法令之人倉羨之氓生計窮蹙  
錢糧厚屬正供而浮收勒折民不聊生訟獄本末伸冤而拖累指延承無了結人命盜案一役下鄉數家破產  
至於抽釐助餉出於萬不得已各省苦累極矣而百物昂貴其受困終歸於民居今日而欲蘇民困其計果安  
在哉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仍不外乎開地利而已兵燹後江浙安徽等省荒田杜多至今未能開墾者  
輒欲辨屯田屢經奉 旨飭查各省大吏俱以為難行前兩江總督曾國藩履歷亦以為「土礙多端未能試辦  
然則今日之荒田竟將任其廢棄乎臣愚以為欲開荒田仍應聽民自墾欲名自墾非寬其賦稅不可荒田之  
不墾固由於耕種人少資本太重而究其不敢墾者實由於地方官徵收太急其申報上司者不肯不盡其取  
諸百姓者搜刮無遺耕種之計朝定催科之吏夕來按籍而稽不遺餘力一經入冊即使復荒亦必完此空糧  
相彼下民何堪此苛政乎誠能寬其禁令而經開荒者一概不問或種豆麥或種蔬菓或種竹木悉聽其自便  
總使小民有利可圖數年之後利息果厚酌量科徵必須分別厚薄斷不能照向來米數一律起科一鄉如此  
一縣如此推而至於各府各縣皆如此安見大利不可漸興乎或謂禁令一弛下則糧食紛爭上則中飽舞弊

而公家獨受其損此誠難保其必無然地方官果能盡心民事嚴懲蠹役則諸弊悉除利源不涸豈可以嗷嗷食坐令數千萬頃地畝竟成石田乎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就各省地方情形剴切勸諭多墾荒田寬其賦稅以厚民生而培元氣并通飭地方官嚴懲牙蠹訟棍速理詞訟案件不准姑息違延至屋捐雖不能停不妨酌減二成恤商即以愛民自古富強之策未有不從百姓始此自強之根本也以上四端就 臣管見所及分析縷陳如果根本既端一面寬籌餉需廣購船砲軍火等項以備不虞之需庶基址既固規模益闢內外本末無不具矣是否有當伏乞 採擇施行若夫輪翼 聖德以端本原遴選賢才以膺艱鉅嚴官守以抑僥倖減營繕以裕度支伏讀疊次 懿旨俱石 皇太后聖慮之中無俟臣工臆認過慮臣尤伏願 皇上兢兢業業慎終如始力杜粉飾因循之習而絕無急功近名之心常抱卧薪嘗膽之忱而不作耀武觀兵之舉天下幸甚區區愚誠不勝戰栗屏營之至

請飭廷臣直諫疏

謝名

竊京師自同治四年一冬無雪上年春夏缺雨冬雪又復愆期近京一帶地方麥皆未種今年亢旱如前我皇上勤恤民隱屢經設壇祈雨旬月以來風霾間作故雨旋止畿南赤地數百里旱象已形人情惶懼夫水旱為災古今皆有而自來英君哲后因是而益加特省者誠以災者之成由於政事休徵皆徵其應不爽方今朝廷勵精圖治庶政修明所謂符徵固無其理然天下之大萬幾之煩用舍弛張豈必一無過舉編緝臣敢責在臣工應請 飭下在廷滿漢言事諸臣於時政得失盡心獻替老憲指陳毋循故常無避忌諱言有可采立不施行庶上下之情通而天和可期感召英抑臣更有請者治莫莫於求言德莫大於從諫政令所布以為是而行以知其非而立止此聖人之無我何損日月之至明臣伏觀近者夏同善諫 幸惇親王府第 諭旨稱循舊章以折之倭仁諫設同文館 諭旨令酌保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此二事在 聖心原自有權衡而羣



情遂不無疑忌謂朝廷開言路之時而迹似社言者之口謂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諫使有自危之心聽揣私  
度未能相喻誠恐敢言之氣由此沮唯向之習由此開此臣之所大慮也伏願皇上宏禽受之量屏除成見  
惟善是從則未言之詔不徒循其名而益副其實臣愚誠所迫冒昧直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伏乞皇太  
后 皇上聖鑒謹奏

時務論

閩名

與言政者言復古則羣鳥舌橋而吃且迂笑之與議政者言救時庸者曰幸相安於無事諛者曰天下治安久  
矣蓋勝前古非所得而議夫言治者觀於目前之效則易明也今內則國祲空虛民不安業會匪潛結伏莽之  
戎屢起近三年之間前後以十數雖旋即撲滅而滋蔓已深外則先七琉球旋失緬甸印度近者法奪我越南  
英人進規藏衛朝鮮叛而外增俄坐收帕米爾地千里藩屬倭削殆盡外國富強中國貧弱不可以言治我故  
無事彼屢生釁不可以為安於是習於夷者未聞治道欲一切易中國以洋法不求甚急惟稱其法不師其法  
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財力以從事海防洋務未收富強之效徒使國興舉歛而官私中飽此不揣本而齊  
末故欲益而反損於是拘於虛者閉明而塞聰耳食而目論以為一切宜報罷不者以為天下缺問何以策此  
時則烏祥嗟語之於無兼然則古誠不可復時信不可救雖有聖者無如何哉習於夷者曰世局之變非聖人  
所及知外國之善治又聖人所未見古今變局相逕庭不能以聖人之言治治也即有聖哲復起亦必師於外  
國拘於墟者曰中國自有法度富強或聖人所不取未聞變於夷者也二者之論交關於朝野不和於中國而  
臧與訖皆亡羊其謬相等皆亡治術之本矣夫不能富強且不能為國又安能致治夷夏之辨豈因富強乃夷  
之乎世局雖變富強之道則不變豈可以己之無術厚誣聖人乎以余觀聖人之論治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  
禮其始務在富強其術具在六經而周官无備外國未習其書而能得其意故專勤其始務而遂收其初效中

國書承平而安之既久書生不問時務任者守成法又不求經術故習其書及反亡其意粹見外國之富強惑於心目以為自古所未聞聖人所不及是非惟不知聖人之治術并不知外國之富強何由而致也誠求外國凡富強之故乃隱合於聖人經術之用則言救時之策者孰有渝於復古乎請證其效外洋之富在工者四一都會率有工作廠一區以至數區或官督而工作或民集股為公司其出入一聽於主廠會計而百工服事受值焉此周官攷工之事也昔者嘗以冬官為闕矣以余觀攷工三才工即冬官事典一職言乎審官則富言乎出入有稽言乎兵制則備矣冬官蓋未嘗缺河間所得為完書非取而補之蓋故書然也五官皆自卿至于士凡六等其下乃有庶人在官冬官三才工皆不比於士而其上壙儉焉斯讀有滋疑求其說而不得故謂之缺耳夫孰知事典之為職非儀文之謂乎司空為三公之兼官其屬士大夫分領於五官之屬猶監督也經則既書矣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明乎百工之事不可以治且為也故以別於士大夫而謂之事職其食由下士以降其等視庶人在官而又日有省察月有工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故曰以能尊食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日省月試儉廉稱事所以勸百工也經意甚明其金革羽毛骨角珠玉漆采絲材徵於九貢再及虞衡所掌山澤之農初不煩出帑而充物自餘焉舉其空命諸百工制以成器誠輕入而重出民見其利用不見其聚財而府庫已富矣訪外洋工作廠之制民廠多於官廠其金革羽毛骨角漆采絲材集財而斂賒與古少殊餘俱不異其效一也泰西諸國例皆同乎人有罪則罰令坐監工作以圖服為贖期滿而舍此周禮司空之役也周禮國之有罪納之園土而施職事役諸司空又卿師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其役自三月至於終上罪在司園者乃三歲而舍言辟刑而罪刑可知言役則為工作抑明矣此則服罪者無間民役工者恒有費其效二也俄德法諸國有工兵供差巡捕兵等取馬隊破隊步兵之差名以充其額此既不能乎工作又未嫻於武藝故用以服工作之役事即以



事皆立公司數公司聯為一商會皆有首董凡商會之程式皆定於首董而首董成於內其市律則有首董自  
用費人周官常用費人矣其次在府史之類則官總其司而費為受事至齊師費師至於肆長由二十肆一人  
以至每肆一人上無所不備師掌其政令而平其貨賈賈師掌其貨賈之治肆均平展成與費則事  
專其成矣而無商等則納之庶人在官可知也此如令家之用以制奉肆以付之權以時權其子母積其盈  
耗胥師費師及於肆長且以庶人在官則不得加於其等蓋令其入財共費以幸息此既習於費又習於  
官則情通而事治其所以又深於已利則稅中飽涉費之弊不生而此之生財可坐而理譯長言使其總布  
則其肆不專主利則西商會公司皆民同其股公家如入股付官本以聽於公司如別立官肆則務於商部  
從其商會公司之式主肆官用費人積資分以次升為總辦得稅財以增取而不其以官其效六也中國之關  
稅似密而實疏老子有言治大國如烹小鮮煩則碎治煩則亂也處處而幾讓步步而留難商不困於稅而  
困於旅食不耗於正稅而耗於中飽矣說漏之途愈與關稅之設愈若一局則安官管記吏亦以數十計既糜  
費正等而侵漁又倍焉名與實交失其何取於此外洋諸國於稅務惟征於所產之地後於出關之始稅於所  
關之鄉凡三則已與之質動聽其行遠關則有誤而無征取稅之途既簡而為稽司則又絕其入財之路則說  
漏者少而中飽亦無藉而稅此於古為尤近貨也周禮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精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舊禮  
正為征以余觀周禮無從正為征則謂其不正也不物者為器不中度犯禁者皆之禁出於關門者也故其  
罰重於財物而舉之則司門無征關中之所產與若成器既稅於中國明矣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  
賈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征則關之征也屢則市之稅也關征而及屢則何居蓋費於國中則屢取也  
少買進出關而行遠則屢取有加市屢而門設至關乃綜其出入三者聯而若一焉故曰以聯門市也其後所  
違貨賈者則以節傳土之猶令洋貨入關隨其所往其效七也管子有言古者立其君而平實故與與受之利

計口以授貧國富而民亦足而輕重之法亦由此行也漢美及秦西諸國每一都會寬鄉其民產歲出若干磅  
及先令法郎盧布皆有簡稿職於總司會計度支官而實成於戶部地令歲之所入量歲之所出以為賦稅  
增減之數故下不得道而中不得飽取之裕如今中國乃稽於臨取之時與既取之後謂之比較此庸有及乎  
雖嚴罰厚賞猶不能禁況賞罰皆有常憲恆不違其所復則何為哉即設有竭力奉公而有資於上或重困於  
下何則未得其輕重之實也周禮小司徒辨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  
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策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而所長以下成以歲終會成司會以九貢九賦九功令財用  
而聽其會計以詔王及冢宰會其事而周知量民其出以為國入未有以圖而惠實者也况天下千枝八也  
泉幣者所以劑百物之盈虛物產豐則錢值昂物產歉則錢值減故有輕重之名有時多亦患有時少亦患今  
徒知少之為患而不知多之為患也外域之地產不饒錢價常輕物價常重其地舉財若易而日用之不資此  
泉幣浮於物力較然也故彼法廣采五金制錢幣以俾遠貨利行曾於中國地產尤致意焉先王之道則何術  
不備乃什人則為之厲禁而守之非時不聚職金之掌金錫受其入征者則頒於為兵器之府大府內府外府  
職內職幣所司皆九貢九賦九功之入逆攷攷弛而已是府惟取市之征市飲市之不售貨遺有無化居而鼓  
鑄無闕焉夫豈缺畧而無徵蓋知錢幣國之本矣司市曰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凶荒則地產不生札喪  
則器物少或物少則價昂而民計則不給於用於是乎作布以俾遠貨遠飲藏也此古與乘事相反而因時度  
地以操輕重平準其意乃順合其效九也外域刑簡民嚴於法皆罰以出財入官其聽訟也官司重取焉明者  
為令罰之為政古矣堯典金作贖刑周官之言罰者屢司救曰民之有褻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其  
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閹士胥師之有誅罰也質人司罰之有舉罰也凡人之飲其罰布矣職金入其  
罰金矣於後甫侯訓刑更詳定罰後之格著以為律夫財者民所愛惜也而嚴於刑而命之贖方且感上之仁

恥諸明刑焉則亦棄於人羣矣臨以劊刑之嚴民知罪當而幸免即亦不敢多方以逃避此與明刑內刑相類  
為用聖人意深遠也夷國未足知此直以罰金為罪而且行之而行矣司寇以兩造其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令  
入東天鈞金然後聽之令中國聽訟有司亦取財而以為陋規不敢上聞則何不較然而明之為愈也外國因  
此而訟轉稀常會其罰入以供役費則相當矣絕私賄之路而有養吏膏之資其效十也外國之強在利必水  
以鐵船為主陸以炮臺為主鎗炮之利則水陸共之其修守戰之備竭力講求不惜勞費務求制勝此為古之  
所無然而古之兵車令之鐵船也古之弧矢今之鎗炮也三代立國皆在中原平野有井田徑遠溝洫之限車  
攻而馬甲進有衝鋒之銳城之守兩軍相撞堅毅者勝未有鎗炮則弓矢為利兵一將受矢三軍羽下  
進與馬謀射必中貫戰陣之能事與矣故周禮射御等於禮樂文武之用也一物而工聚者車為多攻工車人  
輪人輿人輶人之分事其於曲勢規萬尺寸水縣權量委曲而精密矣而弓人矢人之辨器其於材幹角筋膠  
絲漆鏃羽筈且治之以四時審析於毫末他工未有其詳焉謂其利器則然耳茲事不同而同於其意其效十  
一也兵制各國不同英用募補額額兵之外有備兵出於額兵之美與商會民國德法凡丁壯皆入伍區為四  
等朝暮操練者為額兵五年後每歲入營操練一月者為備戰四年後家居習武以時赴操者為團兵五年後  
在家待徵者為備兵俄國陸軍名目尤多有馬隊步隊親兵步隊炮隊守兵巡界稽稅馬兵工兵此皆無與於  
徵調之事惟馬步戰兵炮隊戰兵為備戰耳親兵將出則從守兵備守炮臺巡界稽稅則有常職工兵則守官  
物修鐵路傳電報造橋梁治道路大率筆處而用眾之事皆部署以兵法編之為卒伍故事不難治習於軍法  
進退則氣質強固而非常徵調亦可備以為資此兵家之權謀而官子之所為作內政而寄軍令也管子非法  
先王矣周禮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通率六鄉家二人而有十二軍常所徵發無過家一人以餘為羨  
則六軍也此為戰兵由羨卒游尉以選六遂則以邱甸之法起軍皆為羨卒其出長敵謂之廣車公邑家邑亦

以印甸起軍其用至守如有徵發則縣師受法於司馬稱人以縣師之法治其政令帥而以至其都家司馬掌馬以聽於國司馬皆主於守掌國所謂編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子以通守政舉國皆兵而調者寡守者眾則相倚以為國更代以均勞其氣自倍平時皆有事守則不致坐養其驕惰而材力亦紓其效十二也工兵既同於司隸之治矣而稽稅之有兵與通衢都市之設巡捕於古亦有徵馬司險之為守禁達道路也則徒四十人司隸之搏盜賊守屬禁也則徒二百人每隸又百二十人合五隸而六百入野廬之達道路誅相翔禁徑踰比修條也徒百有二十人其事則巡界治途也其徒視他官為眾雖不名為兵什長以胥猶之編伍也常以嚴肅為治則官司不軌散而民且相習以整暇此亦強兵之所由不可忽也其效十三也夫外域未嘗聞先王之道而其效往往合於古時者上下之情通而損益之途廣也中國有首出之聖人措正教中一舉而天下治彼蓋歷千有餘年智者議之能者行之議非一人行非一時然後規模畧具矣民獻其意主決其計官司責守以專其成事有不使不憚於吏徐謀有善者未嘗不舉用也古今合眾人之心思材力以興利而除患則必有其善之善者也乃觀其善之善者則先得自強之本矣彼國有上下議院上議世爵為主下議士民為主兩比而從其眾兩持而折其中周禮宰夫掌萬民之逆逆者如尚書矣是民得以言達於上也司寇詢國危詢國邊詢立君則舉其重者而與賢與聽訟又皆有司舉庶萬民之事上下情通則文具之法無焉而弊之泰甚者亦去矣即誠不恃以行政不曰周知民隱乎彼國之學皆出於書院院民五歲以上無富貴貧賤皆入小學違者罰其父母小學謂之蒙館年十七則滿卒業考成入於中學謂之經館卒業考成入於大學分科而課業卒業考成課最即為其學教習若執科者或為官廳總辦若法科者或由刑部舉為公家律師即授以職所教即所用於羣萃州處考校謂之成此猶有御詢眾庶資興賢能之意無貴賤皆就學此猶國子書游與俊選同師也雖所教不同而同歸於一道而齊俗也古者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外夷師道立而能者眾人情質富不敵十則服



百則役貧生於不足則處脂而思潤矣古者祿以馭富其旨深微也其用蓋有兩端一則使夫受祿者之財足給其宮室車衣衣服起居日用恒取於富人則持公奉法之念盛而富者不能以財勢相凌辱一則使祿以位隆體國而家自足然後六計以廉弊吏而督責可施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漢得其意而不得治其原故法律賤商人禁常有重積者不得為吏唐宋則服民以附官明則講以空文而私斂隨規為公納賄之風起外夷以商立國以富為本乃易興吐而遜士於商限歲無限富明條禁賈者未嘗與選其下官司亦稱事而制祿大抵所司鉅者其俸多無操輕而任重者此說不知馭富之深微然頗簡易而情得彼國上多重斂富人皆兼并近者俄羅斯家猶結黨鉤連舉此二者而言煽民作亂欲變易其君為民主法國既為民主而亂黨日滋然而重斂者如故兼并者如故而幸安無事者重斂而或散兼并而能施貧民雖多而飢寒者少也其國男工書院工商學館養濟院醫館皆為之設開廣廈衣食饒給貧者有所資生執成有以謀事故游惰日寡昔者文王施政先於窮民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族師八閭為聯使之相保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古之為治先正經界均民田兼并稀而貧無業者少故如此而已足至於疾醫瘍醫養萬民之疾病非惟醫之又且養之與彼之醫院同矣彼惟厚聚故必厚施且養且教而游惰日寡故貧富雖不均而民和樂倘其重征兼并而無此劑之將亂且不圖而又何富強之與有夫法之良者美於其意也制之變通者因於其時也由彼已成之效求其富強之所稽之於古而意不得通則謂古今民之殊設經術者為迂濶由今之治無變今之習即不必富強而幸可無患以長保則謂中外之勢殊言更張為多事者然今中國之患弱而憂貧路人知之矣敵國之富強反求於古則備用經術而富強於茲後天下大安敵國懷畏有長久之福聖治之名則何所顧慮而不師於古者王莽用周官以自亡王安石以經術為禍於宋議者遂以此為經術病耳是不揣本而齊末懲於沸羹而吹蓬也非惟吹蓬



又且廢食主莽借經術以文好於經術始有未聞也周官自治王畿千里而王莽以六卿六監蓋四海之域周官卿既什一而徹其采乃九一而有公田莽則盡天下與王田矣安石學本申韓持法術以經術考其行政惟手實保甲有經制之意而欲以文告令天下不習之吏無率而自從一時而具舉先王之治如是乎我未之前聞也古之為治者皆自近始矣近者耳目先周而成效易睹著於近則遠者令之而見從行之而見由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周官之治也故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之志也故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孝經曰本於家邦施於四海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北海而準未有不通其意而能行其法者也彼病不明經術耳何足為經術病將明經術之效先有變法之疑公卿士夫當極手動足以相戒矣謂立子孫之朝不宜變

祖宗之法為此言者有似於忠且敬也實則妨賢病能而不恤國家之急者也昔三代之制度者皆聖人前聖後聖而必自損益者法久行而必弊人情久而必遷也故文質三統敝則又更周而復始因其時也當

祖宗定制時因明之制十九惟去秦甚與臣民相變革非擇而取之亦因其時耳曷嘗命之曰萬世守之母少損益哉不審惟是開國之制至

聖祖始定為成憲雍乾之治已異於國初嘉道以來又數有更易其因時推移者且緣案增例酌為章程矣祖宗之朝因時為損益此不宜效法乎不審惟是咸豐軍興之際

文宗顯皇帝毅然宸斷易直兵而召募破常例以用人兩宮皇太后繼之天下卒安撥亂而反正此不徵效逾近乎不審惟是軍興後而洋務起海防戢守之備駐洋

交問之使

祖宗朝所無也。因時之制，則不得已。夫外患之猝來者，易覺而內治之積弊者，難知。積弊至於此時，而甚必張。更者亦誠不得已之勢也。彼不疑於變法，此獨疑於變法乎？今將決天下之計，必先定天下之疑。今將定天下之疑，則莫如因敵國已睹之效，以明經術之用。初之所言十三款者，是矣。在工者四，而工兵之與，則作一屬於刑，一屬於兵。先言其在工科者，周官攷工以辨民器，舉民間之所用，皆造於工官。後世相承，襲其名而亡其意。工部所掌，惟以供御而已。無與於百工之事。古者立攷工，以富百官。今者立工部，以耗國用。其名存實亡，與古相反。此為尤甚也。今外國凡都會，皆有工作廠，皆統於工部。事有章程，工有年饒，物有真價，出入有會計。凡大宗器物，用汽機製造者，皆出於廠。凡創一機器，器請於國家，給與憑據，保其專利。批發餘人，不得放造。故公司雖民業，而與官廠無殊。惟作器材，則禮徵於官。彼出於米，實立廠存本，周禮出國幣，彼則國與民集股而分財。願周官所治，止於畿內千里，而近材料，徵於九貢，不為煩苛。今則郡縣遼遠，自以米實為宜也。材料徵於官，則程本自減，輕故出官幣而已。足采實材料，則程本重，非集股不為功。且古者食於工商者少，故官獨治之。民以其所有交易，取用焉。今世業於工商者多，不與合財，而共利，則為奪民業矣。皆自然之勢，推行而盡利者也。今有工部，復有內務府，宜以供御之事一歸之內務，而變通工部衙門舊制，復周官之政，而參以外國之法。先責令工部司員，曉習工事。若算若輿圖，若營造，若製若鑄，分其名目，務令知其所司。由一事以上，以多能為課。最不願習者，對品改官，仍歸部署。國與官民共集股，首立廠於京城，統於一署，而分為數區。凡為竹木作五金，作玉石作織繡，作漆染，作羽皮，作陶匱，作視京師之成賈，而為多者，皆作焉。延外國技士為師，就廠各附設工藝學館，招工以數等之價，且教且作，以時稽其良窳，而上下其奉。則官督之每一工作，有都工由洋技師考課，而升也。都工得鳩羣工之股財，以入於官股。欲學為徒者，以都工為師。其采買則用賈人，如庶人在官，其奉與入股視都工為例。除工賈有常職，其雜項供役，則編之為卒伍，以為工兵。月有常餉，其廠作有定價，批發與市。

貨物之有闕品樣者如章服翎頂貂裘朝珠之屬則以公財占賣民間所已成不法者修治之令  
立廠以後皆由廠批發民市不得私造此禮經之義既足以明制且可以生財興工而其事自舉矣兵器之與  
舟車為工之大宗宜改武備院工作廠隸於工部程本一出於公帑而別設專官監督以重其務官督而工作  
如他廠之制湖北既立鐵政局足為工務提綱南北洋舊有槍炮火藥作廠宜令相聯為一自鐵自消精鐵良  
鋼入於槍炮廠次者入於五金作而別立察驗署於京師送明製造之員與其事凡鐵鋼槍炮藥彈之式皆解  
署察驗比較定其良格等差核其價值采買外國者亦如之近京各省車用其廣宜專立一廠舉工而作令民  
市所造車兼滯而無度惟以任載宜擇司員通曉其務者督選良工因舊式而損益周禮車凡五等制可考  
而知豈必寸寸而銖銖先王之禮意在於制足明等器足適用而已也今外國馬車行有中國者有二等北地  
之後輪大鞍相車凡三等也此而合之五等可備益以東洋手車合於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民間用  
以代步價廉而製不侈其五等之車以四等為命車以一等為商人乘車命車則禁民私作不黨於市乘車則  
聽命便作隨其質轉既不奪民業又足明等且以生財一舉而所益者眾又非有難行也外省省會及通衢令  
先平治馬路同時立廠國保其專利六而官民集股工食料條一如京師之制南省船之用廣於車長江首尾  
七省南通湘而北達漢自重慶至上海處處皆通商馬頭誠水道之交衝商旅之富最湖北又當上下江之中  
湘漢之交為諸省之會令修船政則必以長江為細規畫長江則必於湖北立廠議造船三等機艇一式為一  
等專用設機鼓輪不以任載令其力專行駛能帶多艤官船深底高艙大小二式為一等商船深底低艙俱一  
式為一等於吳淞鎮江江甯蘇湖安慶湖北九江漢口荊河口沙市宜昌皆修馬頭每一馬頭設機艇若干  
艘官船商船皆五倍之機艇不令行遠但於馬頭兩戒往復而交替水程既熟無所阻滯往返而近無所稽留  
節師傳帶每煩而為定價官船商船以貨為主則隨貨所屬而為定價省登下之煩其近游商旅則聽招商輪

船行之矣江船利風其行亦駛至彼一頓風利則自行一頓不需傳帶常令機艇上風帶下船下風帶上船帆  
船常可着半程之費則途旅悅從而洋輪之利可奪機艇常可得倍程之功則往返需十艘而減五已給用也  
輔以水師舢板化無用為有用令舢板與機艇為聯主水程保險仿外國保險法為之定價官船令舢板傳運  
護行而商船亦附及謀色民船願隨帶領保險者但出其頓價亦得拖帶保險與商船一律收驗船之便利明  
中國之制度習水師之勞無烟筒爆裂焚燒之險頓置嚴明傳護絡繹水盜之患自息遇有風波驟險停泊機  
艇隨帶舢板赴救自易自宜昌以上湍峻水飛機輪不利民船之行者又極險難也即不為工商與利猶當在  
途旅慮惠而有以易之令既修鐵路達於巫山其工雖浩而基已立因其址而削高填卑為功頗省可續修以  
達宜昌施鐵軌行火車上至夔州率一日程而為之野廬候館門以上水少平然數有峻湍險磯可接勢而  
修通仍用機艇輔引帆船如下江之制顧船政車政雖同時興工而為之必有次第經國自京師始則車政為  
先欲修車政必先平治道路周禮匠人營國度漆以軌為經漆環漆野漆至整齊詳繕矣豈有汚無不治如今  
日者乎古者興大工皆起徭役均人所謂公旬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漢唐以來有過更踐更之制猶行公旬  
遺意夫修城郭溝洫道涂與民共利之事貧者均用其力富民出財雇人以自代眾舉既易舉而偷工減料侵  
漁剝削之弊亦易清全國之所用亦無所取諸民者顧所取在此所用在彼取之一時君與民隔絕不相聞問  
興一工百費叢生朝廷雖嚴而不能知民皆知之而不能顧問故憚於興役而工官廢弛外國於道涂溝洫皆  
分地域令民自治其地之首董自議其工段與財關於公會官與議院議允以程章達於工部工部核其工德  
當保其權則按戶鳩財舉董傷工不煩而治故所存道涂度里溝洫皆修整如一今治道涂先自京師宜奏復  
征役過更之法分段按戶集財興工民自舉董而工官督之道涂治而車政舉矣在商者四立市租經官肆制  
稅則綜會計是也周禮建國面朝後市而立於官其屋舍皆司空營之高貨居則列肆賦市租為虞人掌飲市

之屋布是也。今外國市場屋舍雖建於私家而有地稅屋稅市稅分地則立則按屋而收租。若畫一此經濟之政最為開切。昔於關稅者兵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市業有稅即市租因為增減故理市政必以分地為綱。乃經之以官肆周禮常有官肆矣。胥師費師至於肆長其所職者皆公司也。其人皆用費在官而無爵。其胥師至肆長令相覓攝自為等差不用官士來為一皆如外國公司之式矣。作廠雖有批發不得過流通。必立官肆分銷百貨乃無壅滯議於京師及省會水陸通衢出國時立市廛修治則舍京師則命戶工兩部外。省則命督撫督同海關分巡道使詳議而審治之。每一貨所居分為一段官肆與民肆州處其間皆令出市租。租屋舍多寡定為市租平準乃招商入股以為主關必因其業視其入股多寡行能良否以為任事等差。譬如胥師買師肆長之相屬專用賈人毋參用士夫。經以商規毋治以官。惟其無財入股而能習商業者由主。保任量所能而授以司許以身俸之嚴續入為股分積年當無失即可升為肆長。周禮市治於地官而財官於司會。今外國戶部外有總司度支與古制同。我國無司會計。其官則宜之歸戶部率以歲時稽其出入課其贏耗而誅賞誅以除弊。登重賞以倍息分財。夫經商者富國之資古今之效其著而任時試之而不效者動以官法治既不習於商上下情不通而中飽浮費之弊多也。而待空文者又從而議其後以為與民爭利夫必持天下之利權始能均天下之貧富。此先王之政所以立平準通百貨而抑兼井之家而國弟乃因其自然之勢聚天下之財者亦以為天下用也。特患私其財而不知發耳。豈謹言富國乎。中國稅務煩苛而外國稅務簡易利弊既言之矣。周禮司關聯門市掌征廛征則關之征廛則市之稅則征而及廛者實於關中則有市租無貨稅所謂市廛而不征貨遠行遠而利厚則增以貨稅之科以取於出所之地。稱地租也。故亦謂之廛。此宜取於國中之市。然廬有販夫販婦易於市中而蒙家欲之以行遠如今收買銅貨或堆庄者則有漏稅專利而商政不均故及門而簡稽及關而征其關稅加取市廛然後遠以節而聽行遠故曰以關門市正如今海關三關專

矣外國稅務取於所產之地稽於入關之始如取於所產之鄉出關則稅以資利有護無征古者王畿千里此  
引為他國勢不得稅之於所往今中國既廣遠輾轉取道里整地不取落地稅則中途貨轉者利厚道地兼  
實者利微本處之貨不自行消而民業為商所病列國分疆利在商貨來集財用始饒故貨自外來入關不稅  
今外洋本國小而屬地遠利於稅利損無取於徠遠得故出關不稅入關而重征及其繁而後取之其實即落  
地稅也中國海關出入皆征獨不取落地稅無所統宿乃步步為之關卡局稅煩苛而取多洋商簡易而取少  
勢不敵天下之商稅盡入於洋商不止洋關稅項雖仍歸朝廷而耗於海防出使洋務與者大半存者為朽蠹  
不轉注於別省上徒見洋關之日益而不問各省之日消外為既絀於經費又設法又別取於民民主日因且  
財入人手把持之局已成常則以公帑權私息供洋黨意分變則挑釁啟戎惆悵訪索之謀作是我守藉而人  
貪租也則何不變通稅局同於海關之簡易既除積弊又收成效然且不能無顧慮者局稅取多洋商取少當  
惠貧之世而進寡取之計此必不取夫利害之相形則易明也取多而商顧而之他取少則商舉而歸我敵而  
之他則海防洋關之入資不見一錢而且後寇禍備益也招而歸我稅輕而人不叛則隱購者稀局少而  
事易稽雖有侵漁者蓋寡矣稅且日增而何有於乏且今之局務開銷亦極煩費正等矣合各省釐局新餉度  
支以千萬計稅項即絀於曩時裁撤諸項其糜費補苴亦甚富矣即曰不然兩害相形爾取兵輕與為假冠  
柄而論盜糧乎易若恤商而富吾國也夫欲行簡易之治者宜先清其源也在乎周知民物之數定制原有戶  
口之籍今州縣清釐增減以歲時登下其數亦猶行先王之道也而積久廢弛皆為具文具著籍與實數相差  
不知其倍徙也周禮掌於小司徒頒於鄉大夫州長登於鄉遂之吏職於司民會於司會其原真六畜車輦九  
貢九賦九功之式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者何為其不憚煩也民生之盛絀國計之豐儉而皆從此出量出以  
為入然後量入以為出不可不周知而審計也豈徒為征稅計即以征稅計者亦必如是乃可為也今外國

凡一都會一市場皆有民數凡地出業貨若干會於作廠合其部目準以常實計歲出若干磅以時登下其所  
增減務得其實數責成於公司會於總司會計若工部商部以民數考出貨增減則知民情好尚與其勤惰以  
出貨多寡定物價則輕重得其平以物價為稅式則取適中而隱遁者少然後比較得其情實而侵漁亦絕古  
之為征科者如此外國以出稅法者又如此此可不務乎今若責成州縣釐清戶口則又習為故事必仍報以  
虛詞甚者局紳保正團董紛然而四出借端以驚擾鄉愚聞局欲財遽久而不報及報則虛詞非實者如故也  
積習甚深至為難治議自京師步軍統領屬旗轄內城五城御史屬五城坊府戶屬大興宛平仍其分治分街  
道為地段每一地段自三十戶至百戶而差以經界易分明為主其戶數有多寡寒奇不必以成數相限就本  
段居人擇舉一人為主籍除京官私宅不在所稽餘戶男丁女口雇工奴僕悉書其名數以時登下解書其  
主業與其產若士則有田若干畝歲收粟麥若干石若農則自田若干畝或佃田若干畝出佃田若干畝歲收  
粟麥若干石種糧菓若干石牲畜絲棉歲當者并登之若工則治某器物歲出某器物若干其業者幾其滯不  
售者幾若商則收買某器物歲若干出售某器物若干并業者并載率以春時著籍歲終核實主籍各以其屬  
屬上於佐協領正副揮大宛縣佐協領正副揮大宛縣會之佐協領正副揮大宛縣各以其屬上於步軍統領  
五城御史順天府尹統領御史府尹又會之府尹御史步軍統領各官於戶部戶部堂司總會之既有作廠官  
肆則工商物價可按而知乃持算而算之歲出若干結舉可知矣外省則議分城市鄉為三科城有市統於城  
鄉有市統於鄉惟通衢碼頭乃別以為市城則以街道分地段一如京師鄉則令一族而為一籍族舉一人為  
主籍其注籍畝稅產辦業一如城籍之式市籍主工商雖有居業無工商民者亦統於市就其市售之貨能  
成一宗者以為工商籍之名令一宗而為一籍謂若金工木工茶商鹽商矣一宗者令市言為幫凡幫必有  
會會必有人為之首即曰會首為主籍督清戶口成器皆居彼固習焉不勞而辦事皆責成各省布政司擇委



明敏能任事之員以專其任毋定首數惟其任使之人數毋限階階惟其通統立法之意毋同時並舉紛然四出即所擇可任之員轉移督理仍會同該官州縣以相鈎考先由近省首屬州縣漸推而遠許於邊陲州縣率有十員則先辦十縣克又移駐他縣度一省則一年徧而天下已徧矣主藉以其籍上委員委員會同州縣中於布政司皆會計之非後并給申於督撫督撫以咨於戶部稅務之源既清天下之大關津之遠征科可坐而定也在錢幣者一古者金三品銅亦亦金其用施於范器為多而鑄錢蓋夏太公九卅圖法蓋終天下新定更造錢幣以立百物平準錢幣與百物一出一入比以九式算以盈不足令兩過而均以九賦九貢入財之數為九式用財之數以九式用財之數為九府圖法鑄泉之數三而若一足以給廢弛之用而流通不窮矣故攻金六職備載政工而不與圖法之事蓋初時特立之畢鑄而罷平時但權物價與泉值低昂持其輕重謹其欲弛而已惟國凶荒札喪則令市無徵而作布夫飲食日消衣月陳而為歲歲泉則出入百年而不耗轉移千室而不減惟私銷者改作為成器之久而故散常損耗於初而亦未有棄之者也故流通則多銅藏則寡多則賤而物價為之昂少則貴而物價為之減物價自為低昂則視地產地力所出多寡而泉布居其間為之消納故周禮惟以凶荒作布招遠貨之有餘補地產之不足譬若尋常物價斗米錢二百以至錢五百斤鹽十錢以至錢七十尺布錢三十至六十木橙粗具無異工銀一錢至銀五錢用財多寡不同而飲食服用不異遺乎其地民不為怪則以夫為陶冶以易械器者其得值亦相當也外洋用金錢舊價金錢一枚當中國銀三兩有奇今則當銀七兩其貧人傭書算者月得十枚僅給一家四五口粗衣粗食傭工月得四枚多無力取妻較中國銀則月入二十餘兩衡以中國物價能濟中人口之家洋工之在輪船者受值月三四十元才足給衣食中國之貧力者月得錢五十則充綽有餘焉即小以推大可知貧富之數在財者虛也而在物者實也其黃金白金古亦用以賞罰饒道之賈而價不甚昂民間用者稀也錫以和煎佐鑄器鐵之用共為多職金掌其征人而廿人



職升納之應禁外州不得封禁則征之畿內則非時不米不飲與外以利權亦不使財浮於物末重於本也惟列國爭利相勝以富始利多財以遠交而近役故管子行輕重之法廣采鑄之路令中外並立交馳外國物不饒則廣鑄金銀倍值以中國之民收其地產既不能遏止即不得不奔走與爭利權雲南既設礦務鑄銅錢廣東用機器鑄銀錢而無金幣外國上幣用金錢一金錢換銀錢二十以金銀較重才十五換銅錢十二枚或十枚當銀錢一枚以銀較銅輕重才十換有奇我益鑄銅錢多而銀值昂昂上貨交易皆用銅錢通商交易始用銀錢鑄於通商碼頭不流通於內地土貨之利益微徒役貧民以便末商之兼并供洋人之壟斷於是中國錢幣出納之權歸於洋銀行數家悉以洋商在中國貿易之贏首中國之金運送歐洲而中國錢幣之輕重舉聽命於金磅適足為彼所役議罷鑄銅錢以鑄權量百器專用黃金白金二品鑄金錢以持其輕重餅金多而銅錢不加益久之償當自平金銀價減則彼入貨如常而出價當增又有金銀與之等式同重則彼不得詭價以抑中國之銀而利權歸我矣國初時銀一兩值錢八百今值率一千五百車務初平時湖南金多才估十換強今則三十換而弱金流於外洋銀聚於通商口岸銅錢不利行遠但與土貨自為轉輸多之微賤少之微貴物理然也謂宜夫開礦禁聽民得自采而官收鑄驅游民以歸工用金銀以製幣幣愈多地產愈昂則彼之人民為我役而不致我之人民奔走於洋商彼之利器為我收而不致日輸我之地產以為彼奉一轉移而強弱負重之形立相反夫錢幣用以交易有無而無實用古時中國一家故捐金於山不為過今中外交爭則廣鑄以適其流而令逐末其義一也在刑者二罰後與罰金是也明刑之失官久矣古者用刑人以服力後後世費力後以服刑人古者有罪而罰以出財後世出財以養有罪我朝承用前代之制而又加慎焉於有罪重民命之意至仁且厚然而民情日偽法網日密耳目所不能周故公賄皆虛砌之詞而律例為舞文之具古者有內刑免辨設之而未嘗用書曰具陶方桀蒙刑鄭康成王充皆說

通論